



总第7012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 刘寄奴草

□赵解放

我们四明山区的农户，对一味中药草情有独钟，几乎妇孺皆知，家家必备，视作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有头疼脑热、胸闷腹胀的，家人立马将保存的干枝叶条取出，剪刀铰或者手指扭断几茎，放置杯碗，滚开水一泡，凉后咕嘟咕嘟喝下去。虽然苦得蹙眉，却喝得义无反顾。尤其三伏天里，有的人家撸了叶条掺和茶叶一起泡水，作为消食运脾、除胀开胃、清热解暑的时令饮品。

这味药草在山林里寻常可见，一丛丛生长着，约一米来高，形似艾蒿的变种，夏日里开出一串串米粒似的花，远远望去仿佛草丛上铺了一层雪，凑近前闻得见一股淡淡的苦涩气息。

这种山里人唤作“游鸡露”的药草，乃药书上所记的“刘寄奴”。《唐本草》载：“刘寄奴草生江南，茎似艾蒿，长三四尺，叶似山兰草而尖长，一茎直上有穗，叶互生，其子似稗而细”。在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古籍中，“刘寄奴”也是唯一以古代皇帝小名命名的药草。这位皇帝便是被辛弃疾形容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宋武帝刘裕。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资治通鉴》说“彭城刘裕，生而母死，父翊侨居京口，家贫，将弃之”。幸被姨母救下寄养在家，遂改“寄奴”。刘寄奴出身贫寒，从军后为北府军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因骁勇善战，战功卓著，一路不断升迁，于公元420年逼

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史称南宋或刘宋。司马光评价他：“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泉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裴子野说：“宋高祖武帝以盖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克国得隼，遗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晋宣。”李贽称他“自是定乱代兴之君”，王夫之赞他“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

但令人好奇的是，皇帝小名怎么成了中草药名呢？追本溯源起来，最早有据可查的是南朝刘敬叔的《异苑》。刘敬叔与刘裕生活在同时代，也是彭城同乡，彼此有交集，初为东晋南平郡郎中令及长沙景王骠骑参军，在刘裕受禅时召为征西长史，后迁给事黄门郎，著有《异苑》十卷行世，多载奇闻异事。其中卷四有《刘寄奴》一则，载刘寄奴新洲伐荻（砍芦荻），看到一条数丈长的大蛇，引箭射去，蛇受伤逃遁。第二天回到原地，发现几个身穿青衣的小童在捣草叶。他好奇地问缘故，小童回答说：我家大王被刘寄奴射伤，用此药敷治。刘寄奴问：你家大王有神力，怎么不杀刘寄奴？小童说：刘寄奴是王，杀不死的。刘寄奴大声呵斥，赶走小童，便拿了药回去。这个神异故事被唐朝李延寿录入《南史》，并指出刘寄奴带回的草药治疗枪箭伤口“一敷而愈”，极有效

验。于是因循沿袭，代代相传，除苏敬《唐本草》，宋朝郑樵《昆虫草木略》、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张岱《夜航船》等诸多古籍药典皆作类似记载，称刘寄奴草是刘裕射蛇所得。

“汉家白蛇入本纪，况是天王旧支子。岂知苗裔在民伍，蛇鬼犹呼帝小字”。这是宋代谢翱《刘寄奴草词》中的句子。其实不难发现，刘裕“射蛇得药”的传奇，跟他远祖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桥段几乎如出一辙。说穿了，这无非是古代大人物起事前的舆论造势和对领头者开展的造神运动而已。无论当年抗暴秦的大泽乡义民用丹书在白布上写“陈胜王”放入鱼肚子、学狐狸叫“大楚兴”，还是后来元末红巾军将“一只眼”石人埋入河底，这种“套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数不胜数。据《隋书·经籍志》载，刘裕曾收集民间方药，辑为《杂戎狄方》一卷。且刘裕身边有位随征的族叔叫刘涓子，精通外科方术，善治金疮痈疽，著有《鬼遗方》十卷。因此，所谓的“刘寄奴草”，也许是刘裕本人搜集药方时偶得，抑或是刘涓子发现了这种治疗金疮的菊科植物，为成就主子声望，推托刘裕射蛇而得。当然，“射蛇得药”也有可能是刘裕和刘涓子及其他核心层人物共同参与、炮制的一出戏码，为最终谋夺东晋江山做铺垫。

虞世南说：“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刘裕披坚执锐，代晋立宋，可惜只当了三年皇帝就呜呼哀哉，连他苦心孤诣所建立的刘宋王朝也仅存六十载便被萧道成的南齐替代了，但他小名命名的刘寄奴草，却流传千载，迄今仍在发挥疗效。这也许是他当初始料未及的吧。

## 辜负了扁豆

□米丽宏

入秋后，花啊草啊，庄稼蔬菜啊，都陆续沉静下来。半载打拼、总算奔到了硕果累累。浮华一概丢在风里，籽籽果果的端出来，走向了成熟。

也有例外。

飒飒秋风里，一边结籽，一边开花，两不耽误的，是扁豆。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郑板桥这么一说，我们才发觉，扁豆，这豆中又俏媚又粗犷的王，春日萌芽，秋季开花，轻松把住了春秋佳日的两头，度过夏，又奔向冬。蔬菜中，还有谁的生命版图似它这般辽阔呢？

扁豆开花，演绎的是一个传奇版本。整个夏天，它都默不作声；忽然来一个高超的魔术：哗啦一下子，绿斗篷里，散出了万千蛱蝶。紫的，白的，粉的，是一只只、一串串的蝶，敛翅俏立，笑向秋风。那种翩跹风神，带了一点出尘仙气，时时要起飞离开似的，是秋风的随从。所以，走在扁豆花前，你且不要粗声大气嚷，更不要胡乱走，轻些，再轻些，莫惊了蝴蝶梦。

扁豆结荚，更是叫人愕然，那简直就是一个女子的成长史。原是青青涩涩、纤纤弱弱，如初六七的弯月亮，是臻首娥眉、微乳细骨、豆蔻年华的小丫头；渐渐长大，一朝嫁与了飒爽秋风，于是，性格也变了，体型也变了，脾性越来越潇洒，面相越来越庞大。

一枚扁豆荚长到最后，肉肉的，厚实又膨大，竟像人的耳朵一样！

这，这，这，还是细手细脚的豆族一种吗？捏住一枚扁豆荚，就像捏住谁的耳朵。哟，扁豆扁豆，我这么一扯，你疼不疼？

扁豆，是如何一圈圈肥起来、涨起来、阔起来的呢？

虽则这壮硕妇人身材走了形，但瓢里一样是晶莹的心事。一日日秋风暖阳、一场场白露秋霜，腹中豆籽悄悄硬实了，圆圆的，滴溜溜转。豆一侧，还精巧布置了一层白边儿，像卡通娃娃的眼仁儿。

寒露之后，没几样花儿可看了，而扁豆花还在开着。一蓬绿里，静静的蝶，让人无端想起遥远的故乡，清凉山坳、碎石小径、彩色晚霞、穿透窗棂的虫声儿唧唧……

忽然就理解了清朝藏书家方南塘的怀乡梦，惯喜游历、四海萍踪的他，一日接到家中老妻来信，信里说到家中的扁豆花开了。他的归乡之思忽地被拨动，随即写诗一首：编茅已盖床头漏，扁豆初开屋角花。旧布衣裳新米粥，为谁留滞在天涯。

方南塘的老妻聪明，用一架扁豆花，唤起夫婿归乡之思；方南塘多情，用“旧衣新米扁豆花”阐释了家香的温馨。

听说南方有个有趣的风俗：中秋节，女人走月亮归来，焚香拜月来乞子。方法是，闭着眼睛在篱笆下摸索。第一下摸到南瓜，就会有男孩，若摸到扁豆，则是女孩。

为嘛？扁豆别称“蛾眉豆”呀。

看着这扁豆，花如蝶，豆如珠，你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呀。自打春天丢下一粒籽，一瓢水都没浇过，土也没松，杈也不打。就凭人家自生自灭，自己发奋，一路经春历夏，终成正果。年来就到了白露节，岁月忽忽，这都在忙乎些啥呢？连窗前屋角的扁豆，你都顾不上瞧一眼。

说真的，如果你连扁豆的传奇之处都给忽略掉了，咳，那只是辜负扁豆吗，也是辜负自己的岁月哩。

